夢中的流浪漢 ■尤榮坤（校友）

最近有兩個夢令我記憶深刻也嚇出一把冷汗。第一個夢是有一個夜晚我夢見我考上師大外文研究所，放榜當時我簡直不敢相信，因為我是抱著考一考的心態也沒有做去唸的準備，幾經波折之後，終於決定去接受一個如臨深淵、如履薄冰的考驗與測試，我不知道教材在那，幫手何處尋，先入學再說吧！作夢就像是在聽說書似的過程，總是離奇曲折，不但節奏快也沒什麼邏輯可言。一晃眼我畢業了，卻面臨是否要考博士班，夢境一轉我徘徊在師大校園裡，一時居然找不到工作，方向感又不好，卻不知那兒來的能力卻能悠哉的到處走動，心中竟然不覺得有失業的壓力，遇到朋友我還能侃侃而談讀研究所的情形。還記得我是自己去註冊的，在沒有任何外文書籍的情況下，居然能將碩士班給混畢業，這就讓我想起讀小學一、二年級的時代，我只有一本國文課本，竟然也能參加各科目的大小考試與測驗。

第二個夢是我夢見在北京的一條大道走著，大約清晨四、五點鐘我沒拿手杖，後面彷彿有人在追我，路面沒有任何的障礙物，我十分的驚訝！等跑出追逐者的視線時卻覺得異然落寞，腦海浮現著人民大會堂的恐怖景況。

這二個夢的角色只有「我」，故事就像電影似的也沒有按次序排列，有人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，但這兩個夢我則未曾想過，心理學家說許多的想法與期許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，就會轉移到作夢上去，相信每個人作的夢也都是千奇百怪，有些夢還會像連續劇一般的環環相扣，夢有時帶給人失落但也給人一種「好佳在」的感覺，以下我舉幾個夢與讀者玩味一番。

小時候想到臺東走走，感受那兒的原始風味，有一天我就夢見自己從臺北搭火車到臺東去，但不知為什麼車子總是遲遲不來，後來就改成從屏東翻山越嶺獨自揹著行李往東部走去，記得我是右腳踩在屏東縣，左腳踩在臺東縣，我一時不願將跨在屏東的那一隻腳跨過來，我站了許久許久思索著，大自然也真神奇，差一步之遠就隔一個縣，依稀記得那是一座高山，當我到了臺東之後卻發覺臺東比西部還要黑還要暗，四處寂靜無人。

我也曾經幻想當一個領導人，一夜就夢見自己率領了一支強而有力的軍隊，不僅紀律森嚴且威武雄壯，這支軍隊一路從北部踢正步唱軍歌走到了左營，那種興奮感在夢醒時還延續了好幾天。

1985年底，我帶著許多遺憾和未完成的志業自美返臺，心中總是念念不忘，期許有朝一日還能夠繼續赴美深造或遊歷美國各大名勝古蹟。我多次夢見自己赴美但夢中有許多趣聞和生活片段是不可思議的，例如：上飛機時才發現機票沒有帶、入學之後到處做公關卻忘了對方的名字、沒有人引導卻能在校區附近閒逛等等。

還有一回是夢見與一名女子步向結婚禮堂，當聖樂響起時我則醒了過來，這就真正應驗了，所謂的好夢的由來最易醒的說法。

有一個夜晚，我也夢見在心愛的人家門口打電話給她，當她出來卻發現她變了一個人，什麼話也沒聊就離開了。

我也夢過被軟軟且會動的東西包圍住，也曾夢見從天上摔下來卻毫髮無傷，也曾夢到去做偵探躲在小門縫裡聽壞人講話，不料被發現而嚇醒，也曾夢到掉入茅坑久久爬不起來，這些夢在平淡無味的生活中增添了一點樂趣，曾有人問我看不見作夢的景象是如何的？我說只有對話與故事的

情節而沒有任何的影像和形體圖案。最能應驗日有所思的夢境是我夢見與葉啟田同臺表演，一起開歌唱訓練班，他照顧我如兄弟，我敬畏他如兄長，前幾年我也常和往生的父親在夢中相會，也經常夢到高中時面對升學壓力的種種景象和校舍生活的點點滴滴，曾經協助過我的同學也都陸續呈現在夢境中。

幾天前，我曾夢到自己在街上徘徊，莫非這是現實取代了昔日的一切嗎？還是少作夢多做事才是明智之舉吧！

（按：本文作者為本校中文系校友，自幼雙眼全盲，目前為音樂工作者）